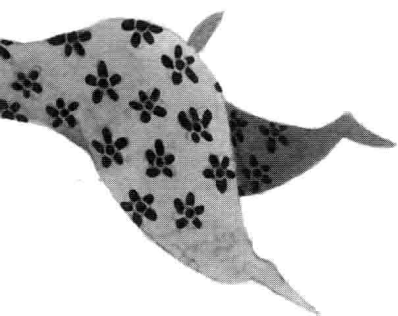


甜美 與 暴烈

周紘立



……沒有動詞、形容詞，一個問題也不置入，唯自己姓名。



甜美與暴烈
周紘立



九歌文庫 1156

甜美與暴烈

作者	周紘立
責任編輯	蔡琳森
創辦人	蔡文甫
發行人	蔡澤玉
出版發行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	www.chiuko.com.tw
印刷	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版	2014 (民國103) 年4月
定價	280元

書號	F1156
ISBN	978-957-444-933-0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序

- 008 003
父の顔 楊富閔
未至的命運 言叔夏

輯一 必然的年輪

- 061 051 039 027 018
音想與發光的盒子
夢路 ii：夜宴
孩子
肇字者
夢路 i：慢慢地趕快

輯二 日常的岔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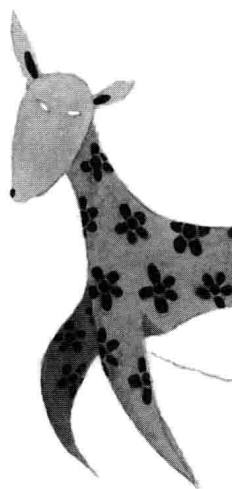
072	歲時路
087	畸人誌
098	春風二記
108	販人
113	生活詞彙群
133	迷途
139	視窗
150	家事說明書
176	廁所好聲音
180	學生
184	動詞書
193	算命
198	抒情小兒科
202	聖誕

輯三 恍惚的月令

210	收獲一種時間的聲音
216	光的旅途
225	雨的標本
234	身分的截角
241	供品考
247	海邊午後

甜美與暴烈
周紘立





序／未至的命運

言叔夏

和絃立認識不算久，寫起序來格外困難（雖說認識若久，寫序大概也一樣困難）。我們平日很少見面。都是夜貓。在臉書上碰到的時間多是凌晨三四點。他睡不著，而我則是還沒要睡。偶爾傳訊，聊一些垃圾話。睡醒則多是下午三點鐘那種尷尬的時間。彼時天光漸暗，人世間的陽氣將盡，一日又將告終。半睡半醒地打開電腦，看他姍姍地上了線了。也應是剛睡完了一個白日了罷。活到這個理應正常朝九晚五的歲數，有這樣作息刻度相仿的友人，有時想來也真令人心安。

大抵夜色適合降靈。我們的關係與其說是朋友，不如更像問卜者與占卜師。我很有些處女座的友人，平常是大笑姑婆，三三八八地跟你說誰好帥喔誰好帥，到了夜晚，就莫名地成為了少女心。換了個腔，話語就轉了個彎，真心地跟你說：啊，真的好想談個戀愛喔！是真真實實地一

個關於寂寞的煩惱。啊誰誰誰好帥喔。嬌嗔與花癡往往只是一線之隔。但我知道這些碎語其實都是嘴皮。有次我與他經過永和韓國街的小攤騎樓，他很煞有介事地停下來，執拗地要挑三雙畫了卡通動物的韓國襪子給男友。那是第一次我覺得他這人平常掛在嘴上的那些花癡，其實都只是少女的花開。刀子口豆腐心。有時是孩子氣，過了頭免不了眾人都捏一把冷汗，卻倒也是個沒有作家姿態的人。絃立平日三八，水星坐旺，是資訊與八卦電塔。坐席間常有驚人之語。他也不緊張，也不作態，光講自己的真話，就叫大家倒抽一口氣。我也很少見過像他那樣，把寫作的真實需求赤裸裸地攤在別人面前，毫無姿態之人。初識時他談起寫作，是那樣完全沒有繞經任何精神性的岔路，彷彿只是一個單純的願望（根本是生日許願、吹吹蠟燭）：我想得獎拿錢出國玩啊、我要買歐舒丹啊，還要買包包，我想存錢買房子，讓我媽我奶奶我阿姨都住進去。

讀了《壞狗命》才知道那些媽媽奶奶阿姨跟他都住在萬華。母親在菜市裡販菜，家中讀書寫字者唯其一人。所以那深夜傳來的訊息：「好啦！我要先帶狗出去散步一下。」那散步的路徑想必是沿著萬華夜市背面低矮的煙花巷柳、黑街暗弄逐漸展開了。又或者龍山寺廣場前雜沓橫躺的

遊民之間。他和那狗會經過夜暗不眠的廣州街夜市、一個弄蛇人的小鉢前、賣炸旗魚輪與土虱的尋常小攤、不歸的攤上醉酒的兄弟、放佛音的老人……；又或者，他與那狗會一起經過那深夜裡山門緊閉的佛寺，因為夜晚的緣故，竟也就無緣照見那門裡的觀音一面？土裡花來泥裡去，在日常的散步之中，有太多隱形的旅程是卜算不出來的。比如這部延續著前一本個人私史推進的《甜美與暴烈》，寫父親的離去，寫父親的往返。比如寫父親老大以後返家，竟已然是將死之軀了。

大抵書寫都在卜算一卦將來未至的命運。那樣的書寫，其實和某些作家筆下觀察者般的萬華艷艷極不相同。距離與觀看不再是重點，重要的是那些細瑣的話語、物件、氣味的交疊，形成了個人記憶的私史符碼。有時甚或帶有一種黏滯的色彩：捕蠅紙般被黏在原地的母系家族、昏暗老舊的公寓巷弄、無窗的房間；《甜美與暴烈》裡寫到他最喜歡家中的一扇窗在客廳靠巷弄的那面，總讓我想起童年時一個在菜市場裡開理髮店的姑母。她們家有一個和我年齡相同的表妹。我常去那表妹家玩。那個表妹家陰暗的二樓也有那樣一扇面對著市場巷弄的窗。玩得累了，便趴在涼涼的磨石子地板上睡著，做長長的夢。下雨的午後，鐵鋁窗的味道，

混雜著傍晚陰溼的雨水氣味，還有窗外市場收攤後的菜腥，不知怎地，成了某個年歲裡不知名的味道，有時充塞了我的鼻腔，使我感到莫名地哀傷。讀到這段時，有時我會產生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好像又回到童年時代的那個姑母家，而那個陰暗的二樓就是他筆下的客廳。當然這是多想了。

絃立的狗也很有點意思。在我眾多貓奴的友人之中，絃立是少數有隻狗的。這狗小小一隻，毛色繫黑捲曲，名叫黑嚕嚕。記得養在上一本《壞狗命》出版沒多久，眾人於是戲稱黑嚕嚕就是「壞狗命」那隻狗兒。《甜美與暴烈》裡寫年少拋妻棄子、晚年病厄才返家的父親，偷偷讀了《壞狗命》，開玩笑地問他：「如果叫做《好狗命》，會不會賣得比較好一些？」我卻覺得那狗其實是他生命本質裡的某種質地。友善、單純、愛瞎鬧。服務性格。同時還帶著某種隱性的偏執，人生沒有縫隙的處女座人生。《壞狗命》寫母系家族與記憶，寫得密不通風。到了《甜美與暴烈》，從那城市邊界、離家漸遠的漫遊開始，卻宛如反寫了一條返家的道路，以漂離的形式，充滿了哀矜的顏色。我想起自童年起即聽過的一個傳說，如果你想丟棄一隻狗，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為無論你

棄牠於多麼遙遠的地方，牠都會沿路循著你的氣味找路回來。儘管那是一條命運未卜的、且是多麼多麼困難的旅程。

祝福這本書，和它所將要展開的命運。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於台北寓所

言叔夏，有貓之人。白晝夢遊。夜間散步。東華大學中文系、政治大學中文所畢業，曾獲花蓮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數次入選年度散文選，有個人散文集《白馬走過天亮》，現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序／父の顔

楊富閔

有陣子紅利（周紘立）掛嘴邊的口頭禪是「財神爺讓我得大獎吧」；又一陣子是「台北文壇忽視我六年」、「景安站四面佛也太靈！」；再一陣子換成「好想在台中買一間小套房喔」、「他好帥，快介紹給我認識」、最近換成「我現在要去國泰病院」、「我要雷射眼睛」、「我要出門看醫生」……紅利定期光顧減肥門診，一個月瘋狂瘦下七、八公斤是慣事，從大紅利變小紅利，最愛跑到你面前轉動圓滾滾的目珠問著：「你看看我哪裡不一樣？」

那天他又到永和拿藥，診後散步到我賃居的樓下，我陪他沿竹林路聽他講話，講關於新書《甜美與暴烈》的種種想法，他的狂熱震動了我：甚麼版面設計與字體大小、封面材質與齊頭行數、書腰書背與內頁紙料，他說他介入編輯太多，但超想把書弄好，也許他已經累壞，不斷向我說

著：「好想一直睡覺不要醒來」。紅利為失眠問題困擾至少十年，日夜顛倒至少十年，我問他家人都知道嗎？他搖頭。

我與紅利認識也至少十年，卻沒有把握是否真正理解他，他講話百無禁忌四處闖禍，吞下不少苦頭，我也尚在適應中；他對散文書寫頗具使命感，定期撰寫犀利的書評，他說寫散文是用命換的，對散文文類擠壓在小說與詩歌之間，他的認知是三個字「很可憐」，所以替他的新書作序實非易事，散文創作於我仍在學習，我只能述說關於我所知道的周紅利

紅利是土生土長台北萬華囝仔，龍山寺是他的廟，華西街是他的廚房，西門町是他遊戲的場域，他住在仁濟醫院附近一條暗巷盡處，小學中學成績始終無人可敵，他的父親入贅於萬華粘姓一家，卻在中年離家出走，留下姓周的紅利與母親、外婆，加上眾多阿姨生活在促狹的危樓。父親腳色的缺席或者遺棄，讓紅利一人在外婆家族像個永遠的局外人，然偏偏他又是長輩疼命命的讀冊囝仔，日常種種的突兀與失序，漸漸餵養紅利為一不規則的存在：陰盛與陽衰、矛盾與衝突、甜美與暴烈、瘋

癡與文明，形構紅利文學書寫的複雜性格，那亦是專屬於他觀看自我、他人與世界的美學位置。

紅利高中時代即到處打工賺零用，我記得，存下一筆錢後，買下他的代步機車GTR，一路從萬華騎到大度山，東海時期他是中文系隱形人物，我和他熟識亦是近幾年的事，經常晚上十點相約辛亥路，由他載我四處燒香拜佛添油香，搶吃各大夜市收攤前的最後一碗藥燉排骨，是他開啟我的台北地圖學，這人正是愛吃愛玩又愛買的紅利；我也知道他念過美術職校，繪畫作品和他的散文小說同樣讓人印象深刻，紅利的手大概天生停不下來，（紅利看到這可能會心一笑）他寫稿超快，從前我常一早打開信箱便躺著他的燙稿，且常是二改三改的修正稿，他挑字很刁，下筆小心翼翼，語法結構黏纏需要慢讀，現在距離他第一本書《壞狗命》出版未滿兩年，又交出紀念父親的悼亡書寫《甜美與暴烈》，紅利的勤奮筆耕，及其文字事業所顯示的頑強生命力，在在引人側目。

還記得去年農曆年初三，紅利忽然在圍爐年菜、家族團拜、鞭炮春聯洗版的臉書動態發布父親的亡訊，在那之前他已為了安置癌末父親奔波台

北各大醫療機構，我常在電話這頭為他焦慮不已，只能鼓勵與安慰，幫忙他查詢願意收容重症患者的安養院資訊，那也是這本《甜美與暴烈》緩步成體的台北嚴冬，氣溫屢屢創下新低，盆地降雨不停，即將三十歲的紅利，日日在萬華車頭搭上開向汐止的冰冷台鐵，他的步履如此沉重，心底或有不甘，我們都感受到了，包括感受到一部龐大的父親敘事其實已經展開——

我試著不那麼快抵達你。

想盡辦法，在真正見到你之前，拉開距離，無論是空間抑或時間，流連與虛擲成為我潛到深海裡的最後一口氣，大大一口，直到肺葉足以撐起肋骨，再大大地嘆出去。我知道這是最艱難的一次演出。正如同過往歲月我學到的教訓：時間是脫韁的野馬，沒有適合他尺寸的韁繩，而前方無盡的草原允許它狂奔。既然如此，我還是慢慢來吧。

只在臉書發表的〈慢慢地趕快〉，寫於父親過世的當晚，是全書我最喜歡的一篇，文中那個在月台踟躕的鬱鬱身影令人心碎，文字冰到坑底溝底的寒意，挾著霧氣傳到讀者的手中，我是在電腦螢幕前佩服紅利的

文筆，卻也震驚紅利的淡定。記得紅利父親的告別式是在農曆年過後舉行，地點是在台大台文所不遠處的第二殯儀館，寒流再度來襲，大雨續下不停，一個直覺告訴我——就算紅利不懂，我也要到場為他打氣，可那是我見過最簡化的葬禮，只在五坪不到小空間設案祭拜，家屬稀稀落落，公祭隊伍只有我與另一被我拉來的友人秉樞，我在日光燈下捧花、捻香、心底困惑著，怎知紅利不懂的還包括沒有給爸爸準備一張遺照呢？——《甜美與暴烈》遂可視作那張遺照的延伸物，同時是《壞狗命》「父影書」系列的補充本，紅利再度以近十萬的文字描繪父親的容顏，細細增補，一改再改，讓人不忍。

也是那天，他看完減肥門診，我們切過竹林路，走向中興街，穿過暗夜歇業的勵行市場，坑底溝底的廢水惡氣散在我們將行之路，一間亮著白燈的店舖，內頭工人手工忙作發糕、甜粿、菜粽……他問我「父親對年」的相關禮俗，我才驚地問起紅利：「你爸爸牌位放在哪？」紅利爽朗答：「放在靈骨塔呀！」紅利啊紅利，等你買了小套房，記得要把爸爸接回家！